



教材

○ 杨健

早已没有当年的窘迫，但当曾经的“卖肉佬”陆步轩回到北大讲台，张口还是这样的话：“我给母校丢了脸，抹了黑，我是反面教材。”

或许是感到了这话的“政治不正确”吧，后来面对媒体的追问，陆步轩解释，这只是一种谦虚的说法，“主要想缓和现场的气氛”。可在很多人看来，那句脱口而出的开场白，恐怕更真切地反映了这位当年高考状元的潜意识。

“今天我母校而骄傲，明天母校为我而自豪”，从小在这种氛围中成长起来，我们其实都能理解陆步轩的心境，无论是自责还是自谦。

当总统的儿子和种土豆的儿子同样优秀，杜鲁门母亲的故事已成经典。但生活比这故事要复杂得多，尤其是在格外望子成龙的国内。

以前邻居家有两个孪生儿子，一个是大学教授，一个在地质队工作。当妈妈的经常感慨，这俩孩子，一样吃一样穿一样教育，为什么差别就这么大呢？教授爱穿西便服，妈妈就让弟弟也穿同样的衣服，表面说是从小就这样，实际上是哥哥不怎么回家，而弟弟常回家，这样会让外人老想起这家有教授。

对坊间这种小人之心式的揣测，很多人刚开始自然是不相信。有个促狭鬼就故意演示给大家看：每次弟弟回家，这家伙就假模

假式地对妈妈说，“哎哟好福气啊，教授儿子又回来看你啦！”妈妈满面荣光、含糊其辞地答应着。等她一走，捉弄者便高声宣布：就算眼花了认不清孪生儿子，总不会认不出地质队的翻毛大皮鞋吧！

母亲尚且有如此者，学生在母校面前那种惴惴之心，也就在情理之中了。

2003年，陆步轩同宿舍的同学老白鸡在报纸上看到他卖肉的近况，激情洋溢地写给他一封信：

在离开校园的这十四年里，我的身上好像总背负着一个沉重的十字架：做得好了，因为你是北大出来的，理应如此；做得不好，所有的污言秽语都会袭来，北大就这个水平呀？我用了生命中最好的十年光阴才卸去了身上这沉重的包袱：做一个独立的人才是最重要的。我曾经在数九严寒的冬天骑着板车沿街叫卖过咸鸭蛋，也曾经在建筑工地和那些民工们大碗喝酒，大块吃肉，一言不合，拔拳相向。因此我觉得自己更能理解你的想法，我最想对你说的是：北大曾经是我们自由的王国，但它绝对不要成为我们一生的负累。

从陆步轩、老白鸡毕业到今天，20多年过去，中国社会的多元化已是今非昔比。

82岁的香港大学宿舍服务员“三嫂”袁苏妹，三年前被港大授予“荣誉院士”，与柯清辉、李家杰、郭庆伟等一众名流比肩而立，接受台下众多校友的欢呼和掌声。